

# 憂鬱之家

果 菴

一個頂喜歡曠達的人却偏有着憂鬱的家。

根本是在都市的家，那就當然有一種憂鬱。且又是個不熱鬧也不甚蕭條的街和胡同，欲求官能的享樂是沒有，看霓虹燈的妖異顏色得上一里開外，流線型汽車每天也數得過來的，聽夜戲有相當的醫館，一到夜九點胡同口外賣雜貨的山西人舖子和兼賣米面的油鹽店就閉門了，月色以幽凄的調子投在打「更梆子」的人身上，就是這麼的一種「繁華」；可又找不到陶然亭和先農壇那樣蕭然與幽遠，詩人們的墳墓呀，古昔名妓的塚碑呀，會說幾句風雅話賣茶的和尚，弔死過垂老妓女與失意人或窮途者的松楸等等。吹起野風的葦塘與麥田又與我這隔着二丈高一丈厚的城與市，這滄海一粟的家，在古老京城每個如我這樣渺小的人所應有的一個家。

也有一般富貴人所必有的朱門，閃亮的銅環已褪了色，在那上恐不會有過什麼美麗女人與大人先生們；總之爲人所仰慕或知曉的人們的手迹，我那視財如命的房東把門修飾這樣好不是爲審美而是作爲可以多租兩塊錢的理由之一，所以那被吸毒乞兒竊去的另一隻銅環就永遠沒有再補上的可能。每逢門一開必有咕嚕一聲倒是頗有聲勢的，雖然那門門已經斷了而用洋鐵皮和釘子接連起來。我的朋友大都對於這大門有幾句皮相的誇讚；迎着大門呢，有點綴頗有世家之風的魚缸與夾竹桃，那是房東岳父的積蓄，他沒有兒子，這些遺產，將來都將被女婿繼承了。

以望衛對字的勢派在大門內開着兩個白板屏式的屏門，東面是一「東壁圖書」而西面是「西園翰墨」，我就作了「西園」的主人，東壁則是我們的房東與他岳父。

白板屏以破舊的門扇與門框整日關閉着我那頗羞澀的家產，三間北房裡一具失掉舊日華麗的破沙發與輪椅，那腿上曾在某一客廳地衣上滾轉的銅輪久已丟失，這兩件東西我僅化五塊錢從鼓樓東大街舊貨店買來，那老闆親切地說：「多便宜的東西，冬天坐着看書什麼的不挺暖和嗎？」我下意識的還有點「我也坐着了個人坐的沙發了」那種驕傲，妻以賤值買來的紫色斜紋布包住那失去彈力的彈簧與露出破棉絮的墊子，如今這墊子也滿塗上我的髮垢了，而那輪椅的彈簧更常用不客氣的力量彈起一個陌生人的屁股！說起真的可以驕傲的怕要算我

那以九元代價從德勝門小市上買來的冰箱了，龐大而有兩層的櫥門令人常發出一嚇，「電氣冰箱呀，講究啊！」的嘆賞，你看我還不有一臉會心的微笑嗎？可這冰箱已有三年只當吃飯桌與茶几了，放冰的地方却是棉衣棉被中的殘絮。這東西配上那賤值的害先天不足病的書枱真是不調和，這書桌有三隻抽斗，一具是我的，一具是孩子的，另一具則屬於妻的正上小學的妹妹。在早晨那殘破的綠色漆布上就堆着一層女人的髮垢，因鄰近的書架上面就是她們的妝奩台，塵土中堆着賤價的雪花膏，千代子頭油，二角一枝的香水精，五角錢一盒的香粉，和破了邊的還有一點光芒的鏡子。這書架已追隨我整整二十年了，我讚揚她那忍耐力與忠實，起初我們在公寓裏以她爲作飯的廚架，等潰滿了油污之後又恢復了她原來功用，沈重的辭典大本的雜誌常壓得她一路歪斜，如今裏面又添了孩子的排色板，各式各樣吃完了藥的藥瓶子，針線匣，破鞋以及其他放在什麼地方也不合適的東西，但在外面加了一條鐵絲，懸上十年前當包袱皮用的紫色花布帘子，我從外面伸進手去掏出一瓶草麻油，又連帶拿出補襪子的木板，只須順手一扯那帘子，就把一切凌亂皆掩蔽了。——就是這樣心情的丈夫，如何能阻攔妻和別人在書桌上對鏡理妝，用紅色的骨針慢慢剔下那三十歲女人脫落的頭髮上的泥垢呢？

我那房子却有好的陽光與空氣呢，因爲是北房。且那窗和玻璃框等又塗以北京人特有的鮮紅與碧綠。南屋窗下那株槐樹可真是我們的愛寵在夏日給我蔭翳而冬天却不怎麼遮蔽陽光，只有那在暑中常常垂下一條細絲的綠虫子討厭，妻是畏懼一切小虫的，——當然更畏懼蛇。孩子一見綠虫必嚷：「媽，槐樹虫呀！」「你快把他喂雞，快，別讓我看見。」說這話的妻多年已由院子躲到屋裡去了。可我們這院子偏偏鬧蛇。蠕動的，長長的，有可怖黃與黑的花紋的東西在我們的「朱門」階下有他的巢穴，每到夏之悶熱的午後他就露出頭來呼吸了，若在家鄉則孩子們立即扯出他來結在腰間當作帶子亦不可知，可在北京都說這是一「財神爺」萬動不得的，妻遂永不敢單獨出門。忽然廁所裡也發現一條了，正當妻一進廁所的窄小的甬道：「哎呀，可了不得呀！」一舢斗從裡邊跌出來，我明知是見了蛇可假裝沒提好鞋子一邊急一邊說：「怎麼了，說話呀。」等我踉蹌地找到一條木棒跑進時，

那東西早無踪影了，於是我就安慰別人說：「不怕的，早晚我們可以打死他。」但從那時起妻是永遠也不上廁所大便了，我雖去也必須以木棒之類作先鋒，擊着長了暗綠色霉苔的牆荷的叫着，且把一切牆上的孔洞統用破瓦片堵塞住，就那樣，我晚上也總避免去大便呢。蛇可真是纏繞了我們的家吧？去年夏天由家鄉來避難的幼弟因為淘氣與嫂子頗不相得，遂叫他和他三姐住在新糊了頂棚的南屋，三弟又偷偷出去買了蠶蠶豆，回來就臥到自己床上吃，一面將身子在床上顛起來，小孩應有盡有的淘氣原來都可以在床上施展的，但不久就聽裏邊淒厲地喊：「三姐呀，來！三姐呀，來！」三姐也因為和他打架不和就不理他，等聽到聲音真不像人聲時才說：「不是有蛇呀，××，是有蛇不是？」「是呀，快來吧！」那當三姐的比弟弟有更小的胆子，到底不敢去，只好由街上央求進一位過路的飯館小伙計，他用盛飯的盒子給裝出去一條二尺多長又是黃黑色可怕的東西，雖然已竟被壓死了，從此却再沒人敢在南屋睡覺了，且爲這個賞了那小伙計兩毛錢。

我們怎麼總碰上這些「蛇」呢？

夏日一遇急雨院中立刻充滿兩天內泄不完的積水，雨後泥上青苔會滑了我一次大筋斗，那尺餘深的積潦更會使我由大門進到院裡時跌在一塊頂門用的大石上面汨汨流血，有一星期不能下床。雖然月色由槐葉上篩下漾在水中的影子也頗有意思，但我總不大高興。而去夏一夜雨後我們剛睡倒，房東那一邊就罵起來了，是房東母親與房東岳父互相詬詈的聲音。

「不要臉，你不走我走！」房東的母親。

「我走呀，我他媽的走呀，你說話差點事，有地方說去。」岳父，氣喘着。

「喂，小子，你不走，你敢拿刀宰了我！」母親，尖聲。

「宰你，宰你？你也得配？我不是衝你在這住，你，你配？」岳父。

越來越緊張就罵起祖宗來了，我們起來到那邊勸說，水中又很難走。到底把七十歲喘着的岳父勸過來。

「我：我念書人，跟他吳老婆打吵子真讓人笑話。——天下那有眼慶（親）太太打架的？不在，她真氣急我了；我們姑娘給他，我又沒孩子，就圖姑爺能過日子，有出息；那知道她這樣挫折我們孩子？」

「您別着急，慢慢講，」我倒盤白開水一面勸解着。

「您不知道，這房子原是我的，兩個院子算一千塊錢賣給姑爺了，誰和誰，早晚還不是他們的？可是得許我們在這住一輩子，每月算兩塊錢房租。這不是近來房子漲了，姑爺又財上重一點，老想自己

搬出去，租個大價，可我們又不搬，這老東西就攔撥兒子跟媳婦兒嘔氣，今天晚上我們實在聽不過去了，是他媳婦先答的噤兒，後來我簡直聽不住了，才罵了兩句，唉，直讓您兒笑，三更半夜的。」

「您着開了吧，不必生氣，身體要緊。」我不着邊際的勸着。其實我們是非常同情于這雖然老翁的，說起房東，實在是我們胡同頂有名的膏肓人，有着好幾處房產及每月百餘元收入的職業而常常因一兩個銅板與門口賣菜小販吵起來是家常便飯，近日因為房價暴漲，想擠出這老夫婦多租錢確是實情，我們這院子已竟由九塊錢的租價漲到十二塊半了，可還在不甘心地看着我們眼紅。

七十歲老翁喘息着又回那逼仄的廂房去了。

第二天我正在院子裡修剪那因為忘記打尖而只長葉不開花的大麗菊，突然房東母親推門進來了，有着一見生厭的紅鑲邊眼睛，面上一團殺氣。

「×先生，他爸爸說了，您這房得漲錢，十八塊一月。」

「你對×先生說吧，想藉此把我掃出去是妄想，漲錢也請他自己來一輪，您說的不算數。」我真生氣了。

這討厭的神話中女巫式的「老虔婆」走了之後，我們就開了半日會議，我是主戰派而妻却主和：「可別衝突呀，上哪兒找房去？你又整年不在家，剩下我可跟他纏不了，多拿一塊兩塊的我們咬咬牙自己吃點苦吧。誰讓我們沒有產業。」

我沈默了，大麗花不剪了，任地把那被雨水打倒的枝葉浸在污泥裡，心頭漸漸孳生着憤怒之芽。

可是我終於惹不起房東，他固執地，似懇求而是強迫地，使房租由十二元增到十六元了。

以什麼力量負擔這有增無減的房租呢？我真愁煩了，朋友們總是勸着我：「忍愛吧，你一搬出去他立刻可以租三十元呢。××，××，新近房子不都發生了問題？根本不是增租，而是房東要收回自用，骨子裡還不是另租新戶嗎？沒法子。」

於殘秋我以惆悵和憤懣的心情又涉着天津的汪洋大水到六百里外謀衣謀食來了，留下弱怯的妻，兒子，受着不飽不餓的宰割，留下寒倫的家產儘他們享受，可是當初我回去之時，房東到底移走了，那新房客是某銀行掙着月薪三百元的行員，他以每月三十三元的優勢代價租了房東所住的四間房，只剩下七十歲的岳父和老妻度着一天三頓窩頭的日子。而我呢則不知何時，連這樣一個憂鬱之家也怕有不起來了。我爲這憂鬱之家而憂鬱！